

世界大师散文坊

〔英〕
沃尔顿

张容
——
译

钓胜于鱼

Izaak Walton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精美译文 精致插图 经典悦读

钓胜于鱼

{英}

沃尔顿

张容——译

Izaak Walton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钓胜于鱼 / (英) 艾萨克·沃尔顿 (Izaak Walton)
著; 张容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
(世界大师散文坊)
ISBN 978-7-5594-0003-1

I. ①钓… II. ①艾… ②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6162 号

书 名 钓胜于鱼

著 者 (英) 艾萨克·沃尔顿

译 者 张 容

责任编辑 汪 旭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67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003-1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

第001
一日
First day

第043
二日
Second day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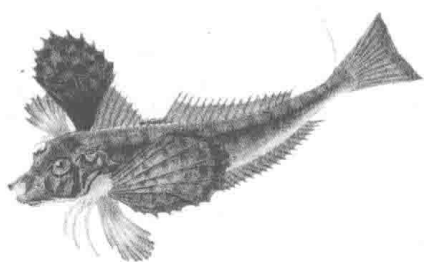
第049
三日
Third day

第085
四日
Fourth day



第175
五日
Fifth day

第1
一日1
First day





渔夫、驯鹰者和猎人发起了一场对话，各人都赞颂自己的娱乐方式。

渔夫：可算追上您二位了！早上好哇！刚才我一路紧赶慢赶，直到托定林山^①才追上你们。现如今正当五月，大早上天清气爽的，我正往威尔^②去哪，您二位要是也去那处办事，咱仨就能结个伴儿啦！

猎人：先生，咱们二人大致上顺路——我正要去霍兹登^③的茅舍酒店喝上一杯，且约了一二好友在那儿碰头，路上便不打算休息了。不过，要说我身旁这

位先生去向何处，我就知道了；他方才与我结伴同行，我还未曾开口询问。

驯鹰者：先生，您要是不介意，我可以一直陪您走到西奥博兹^④；到那之后，我就得改道去拜访一位朋友啦：他替我养着一只鹰，我今几个想去瞧瞧。

猎人：先生，今早上本就天清气爽，叫人心欢喜，倘若我们三人能同行，岂不更欢喜？你们要是走得快，我就紧赶两步，要是走得慢，我也不慌不忙，只要咱仨能一块儿走，就成；意大利人不是说了嘛，“好友相伴，路途显短。”

驯鹰者：若是路上还能谈天说地，岂不妙趣横生？我看二位面带喜色，谈吐又颇生动，与二位交谈定是乐事一桩；我也必定尽敞心扉，除不可与外人道之事，必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

猎人：我也正有此意。

渔夫：二位能这么说，我真是再高兴不过了。既然二位都开诚布公，我便斗胆问上一句：这位先生方才说了，他是赶着去看朋友给喂着的那只鹰，那您一大早就形色匆匆的，是去办正事还是找乐子？

猎人：我嘛，兼而有之吧——是有点正事要办，不过主要还是去找乐子的。我打算今天把正事办了，再拿出个一两天专门猎水獭——我此行要见的朋友说，猎水獭远比猎别的要有趣得多，我便打算试上一试。明早我会在阿姆韦尔^⑤山区，还能见到萨德勒先生养的那群水獭猎犬；它们一早就得到山上，好避开日出。

渔夫：我略有家底，幸而凡起作乐之心，便常得满足。我此行乃是要花上一两天专猎水獭、为民除害。我对这些毒兽恨之入骨：它们太能吃鱼了——这么说吧，它们太能糟蹋鱼了。要我说，国王就该给水獭猎犬的主子们发些津贴，以表鼓励，好彻底消灭这帮作恶多端的毒兽！

猎人：那咱们国家的那些狐狸又怎么说？是否也该一并消灭？狐狸做的坏事可不比水獭少哇。



渔夫：噢，先生，就算狐狸不干好事，也不至于像那卑鄙的水獭，令我和我的兄弟会损失这般惨重。

驯鹰者：敢问您是哪个兄弟会的？竟如此这般愤恨水獭？

渔夫：先生，我是“渔夫兄弟会”的，因此我与水獭为敌：您可得知道，我们渔夫之间互相友爱，我之所以愤恨水獭，既为着我自己，也为着我兄弟会的弟兄们。

猎人：我嘛，稀罕猎犬。有一回，我跟在几群猎犬后边，一直跟出几里地远，听见好些个开心的猎人们正挖苦取笑渔夫呢。

驯鹰者：我说过啦，自己是个养鹰的。我也听过不少人对渔夫大发怜悯，认为垂钓死气沉沉、无聊透顶，实在是件可鄙之事。说这话的可都是些正经人，从不妄言。

渔夫：您知道的，要取笑一门艺术或是消遣，那有什么难的：无非是抖个机灵、耍点性子、鼓个劲儿，再使点儿“坏”，这就成啦！不过，这些个爱嘲讽的人固

然胆大,却也常常落入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的陷阱。琉善^⑥就是如此:他言语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,因而被称作“嘲讽之父”。有人专为他写了这么几句话:

呜呼哀哉琉善!尔以嘲讽为智,实则为愚;讽言常出,则寡智而莽勇;明为讽人,实为贬己。

所罗门^⑦也曾出言抨击善嘲讽之人,称其为“人类之鄙”。倘若这种人冥顽不灵、不知悔改,不妨放任其自流。不过,对我,对所有有德行又爱垂钓的人,这种人是敌非友。

至于这位老兄,您方才说听过不少人对垂钓者大发怜悯,且都是些“正经人”,从不妄言。我倒想说,确实有不少人被别人当作不苟言笑、一本正经者;对这种人,我们渔夫既瞧不起又同情得很,因为他们生而愁眉苦脸;而那些好财者,终其一生只为敛财,得财后又忙于守财,终是不得安宁;那些因宿命安排而不幸大富大贵之人,日日奔波劳碌,却不知满足为何物。对这些有钱的“倒霉蛋”,我们渔夫可是同情得紧哪!不消借助他人之口,我们渔夫自知自乐。先生,我们垂钓者日日活得心满意足,俗世之烦恼岂能撼动?博学而朴实的蒙田^⑧曾这般“自嘲”：“我和我的猫以模仿彼此为乐,共同耍弄一条袜带——谁知究竟是我戏弄它多些还是它戏弄我多些?我想玩便玩,不想则罢,猫亦如此,又怎能认为它傻气?猫与同类之间能互相沟通、辨明事理,这点毋庸置疑;然而,我不懂得猫的语言,又有谁能说这不是种缺憾?说不定,我俩彼此取乐时,它还可怜我脑子不灵光、只晓得与它玩耍,或嘲笑我‘出洋相’,责备我傻呢。”

这便是蒙田对猫的随想。我也斗胆置批评之辞、发嘲讽之声:切莫让“老夫子们”永远这么“正经”下去——垂钓乃艺术,可得好好听听渔夫自个儿是怎么说

的。我已说过，垂钓乃一大乐事，不消借助他人之口，我们渔夫自知自乐。

猎人：兄台一番话着实令人称奇。我无意冒犯：我虽不喜嘲讽人，过去也对渔夫多有轻视，认为他们太能沉得住气，且心智简单。不过，兄台为人倒是大有不同。

渔夫：兄弟，我说话是耿直了些，可别以为我是不耐烦呐。说到“心智简单”，倘若您是指我们渔夫于世人无害，像早期基督徒那般单纯又喜静；拥有天赋的智慧，不肯出卖良心换取财富，因而不患得失、不惧死亡；如同往昔的单纯之人——那时候，无需多少律师世间依旧安稳，贵族身份只需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羊皮纸就可授予，而在如今这“聪明多了”的时代，即便几大摞身份证明亦无法使人安心。先生，倘若您这般理解“心智简单”这四个字，我和我的弟兄们会倍感荣幸。不过，倘若您所说的“简单”是指渔夫大体上都有某种智力缺陷，那我可得及时纠正您，还原事实真相。若愿耐心一听，我必消除谣言、时间与偏见强加于您的所有误解，为垂钓这一久负盛名的艺术正名。垂钓这艺术，确是每个聪明人都该了解和践行的。

话又说回来，二位绅士，尽管我对垂钓有的是见解，也不致如此失礼，独自一人长篇大论、滔滔不绝。您二位方才说了，一个爱鹰、一个好犬，我也乐意听听二位对自己的爱好有什么说道；您二位说罢，还请容我再讲讲垂钓的乐趣。这么一来，这路也就显得没那么长了。我提议，爱鹰的这位先生先来吧。

驯鹰者：这个提议好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二位且听我道来：

空气是我做买卖的场所；它虽无重量，价值却远胜有重量之物。同为四大元素^⑨，空气无疑比土壤和水分更为重要——有时我也在地上和水里做买卖，不过，空气才最合我心意——它最常为我和鹰所用，又为我们生发最多乐趣。我的鹰风度高贵，血统纯正，空气不能阻挡其高飞之势，而它那升天之姿，又岂是地上之

困兽、水中之痴鱼望眼所能及——困兽与痴鱼身笨体重，断然到不了那般高度。苍穹之中，只见我的鹰群翱翔蓝天，在人眼不能及之处侍奉诸神、喁喁细语。要我说，我的鹰真称得上是朱庇特^⑩膝下当之无愧的忠仆。不过，比起它们来，我眼下赶着去看的这只也毫不逊色：这只雌鹰就如代达罗斯之子^⑪，为展翅高飞不惜以身涉险——纵然双翅可能为烈日所灼，也一心向日而行。这鹰心中有勇，因而无所畏惧；它心中无所牵绊，只顾用灵活的双翅划破长空，直插云霄。在这光辉的征程之中，我的鹰曾飞越至陡之峰、至深之河，对于人类无比景仰与惊奇的高耸尖塔与宏伟宫殿，它却不屑一顾、嗤之以鼻。不过，即便我的鹰飞得再高，只消我一出声，它便心领神会、乖乖落地，食我手中肉，俯首敬我为主，随我回家，次日又乖乖供我取乐，如此往复。

除了能供我做买卖之外，空气本身亦贵重无比，不管什么活物都离不开它——不单单是地上跑的，还有水里游的，凡是用鼻子呼吸吐纳的，就都离不开空气。要是没有空气，就是鱼在水里也活不了——若是不信，大可在冬日结霜时看看不破冰的河里是什么光景。说到底，不管什么活物，只要呼吸一停止，都得立马屈服于造化，直奔黄泉。所以说，空气不单对水里的鱼、地上的兽，甚至对人都重要得不得了。上帝创世之初，正是用一口气赋予了人类生命^⑫；人若是缺了空气，立马就得登天，为亲眷好友所哀悼，肉身也即刻腐烂。

关于鹰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除了鹰以外，天空中还有许多种飞鸟，既能为人类所用，又赏心悦目；对于它们，我自然不能片语不提。这些飞鸟肉身精巧，可为人类所食，声音又婉转如天籁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。那些白天里满足人们口腹之欲、夜里又用羽毛搭建暖巢的家禽，我暂且不提；不过，对那些身手敏捷的空中“音乐家”，那些吟着婉转小调儿、令艺术家都感到惭愧的小小生灵，我可得好好褒扬一番。

先说说百灵鸟吧。百灵鸟若是想悦人悦己，便会腾空而起，一边展翅高飞、一边纵声歌唱；不过，一曲天籁歌尽，它便复又缄默——虽不愿堕入尘世，却终须回归乏味之地，难免平添伤感。

画眉和鸫鸟的迎春之歌何其婉转！其风华正茂之时，又有何种抚琴之技、奏乐之器能与那悠长的吟唱相比！

还有那些更小的鸟类——云雀、小白灵、小红雀和那永爱人类、至死不渝的诚实知更鸟，它们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亦会引吭高歌。

还有那空中的夜莺，用丝弦般动听的歌喉吟唱优美而洪亮的旋律。世人倘若有幸聆听，必以为人间奇迹尚存。夜半时分，劳碌者已沉沉睡去，而尚未入眠之人，倘若听到夜莺曲调之清脆，高音之甜美，声调起伏之自然，音量加迭之反复，或许会有飘飘欲仙之感，乃至感叹：“主啊！这仙乐既供奉天上诸神，也福泽尘世愚氓！”

正因如此，对意大利现存鸟舍数量之多，我并不感惊奇，而瓦罗^③鸟舍之震撼，亦在我意料之中。瓦罗鸟舍的废墟尚存罗马境内，至今盛名不衰——异国游客将其视作罗马的必看景点之一，归国后或是为其写下片语，或是留于记忆。

方才所说皆是供赏玩的鸟类；关于它们，只能说言之不尽。接下来，我便讲讲为政事所用的鸟类。毋庸置疑，燕子曾接受人类训练，可在两军之间传递书信；可以确定的是，土耳其军队包围马耳他或是罗得岛州时^④（我记不清是哪个了），鸽子曾传递往来书信，这一点史册有载：乔治·桑蒂斯^⑤在他的《游记》中，就曾描述鸽子往返阿勒颇^⑥和巴比伦^⑦间传递信件的情境。倘若你觉得这些不可信，至少也能确定鸽子曾助诺亚一臂之力：茫茫大海之中，诺亚无力辨识陆地的位置，因而将鸽子放出舟外，助其探陆；事实证明，鸽子确是忠实可靠的信使。基督教祭祀的律法中，一对斑鸠或乳鸽可被当作祭品，以代替昂贵的公牛和公羊^⑧；



当上帝供养先知以利亚^⑨时，也曾奇迹般利用乌鸦完成了使命——乌鸦每日早晚为以利亚送来肉食，供其食用^⑩。最后，就连圣灵降临在主身上时，也是以鸽子的形态出现的^⑪。总而言之，请务必记得，这种种奇迹皆由空中的飞鸟实现，且正是因为身处空气之中，我与诸鸟方能如此欢欣雀跃。

空气之中，还有一种体型微小乃至人们不屑一提的带翅生物，那就是辛勤的蜜蜂。蜜蜂节俭、严谨且精于“治国”。它们种类繁多，生产的蜂蜜和蜂蜡食用、药用功效绝佳——这些断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道尽的。不过，这些我暂且不提，且让这些小家伙辛勤劳作吧，切莫打扰它们——在这繁花遍开、绿草如茵的五月清晨，它们必定正忙碌不休呢。

我扯得有些远了，还是再聊聊鹰吧。须得注意，我们通常将鹰分为两类，一类为长翼，一类为短翼。在我们国家，人们驯养的长翼鹰主要有这么几种：

雌的和雄的矛隼、猎鹰、兰纳隼、伯克莱鹰、猎隼、灰背隼、燕隼；产于西班牙

的斯泰里托鹰；土耳其的血红秃鼻乌鸦；瓦斯凯特鹰。

短翼鹰的品种主要有：

雌的和雄的雕、苍鹰、雀隼和枪鹰；以及两种法国灰伯劳鹰。

以上都是血统高贵、价值不菲的品种。此外，也有些等级略低的品种，如：

红隼，铃尾鹰，渡鸦和秃鹰，叉尾鹰和秃头雕。

还有些像“拉鸡贼（白尾鹞）”这样的货色，不提也罢。

二位兄台，倘若我能再多说上一会儿，聊聊幼鹰、刚离巢的雏鹰、小鹰、未驯的鹰和两种兰特纳鹰，谈谈鹰的各类巢穴、小鹰脱毛、吐毛和生新毛的习性，再说熬鹰^②、饿鹰^③，还有鹰的奇谈，倒是可以自得其乐，不过，只我一人滔滔不绝，终究是对二位的不敬。我便不再赘述了。猎人兄弟，您既如此钟爱狩猎，还请您谈谈这其中的乐趣；若是时间允许，望二位再容我讲讲方才未竟之事，不过，眼下我就先不提了。

猎人：那好，我便来说上两句。兄台方才对空气推崇备至，我便不妨夸赞土地一番。土地正是我作乐的场所，保我康健，促我食欲。土这元素既坚又稳，对人与兽可谓有百益而无一害。大地上有的是供人玩乐的花样：可赛马亦可狩猎，时嗅草木香，时而信步游。大地作物丰饶，令世人果腹，又供养兽类以飧人口腹之欲、作乐之瘾。倘若豪猎一场，将那雄壮牡鹿、肥硕公鹿、狂暴野猪、奸诈水獭、狡猾狐狸和怯懦野兔收归囊中，该是何等兴奋！即便是些“不入流”的乐子，好比

设个陷阱捉臭猫、鸡貂、雪貂和臭鼬这些寄居地表和地下的害兽，又是何其欢乐啊！大地馈赠世人以草木、花朵与果实，除果腹又怡人心情。依我看，大地最慷慨的馈赠当属果实酿制的美酒：只消小酌几杯，便可令我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，才思泉涌。倘若大地之母吝于给予，克里奥佩特拉^⑤又怎能用八只烤全猪与其他肉食宴飧马克·安东尼^⑥呢？且不论大地喂养了象这庞然大物，即便是那渺小的蚂蚁，亦为大地之母引为佳例，授人以理：小小蚁类未雨绸缪，夏储冬粮，岂非人类之效仿典范！大地喂养马匹，任其驰骋，世人方得以驰骋于马背之上，南征北闯。倘若时间允许、您又乐于一听，我必将为大地穷尽赞美之辞。若无大地为缚，人与诸兽必为狂暴之海所噬，而每日斗胆入海之人里，必有不幸船毁人亡，葬身鱼腹者。倘若世人贤明，就应止步陆地，绝不逾越一步，在地上行走、交谈、生活、进食、饮水、狩猎诸事——说到狩猎，我可得多说两句，然后渔兄便可为垂钓美言。

狩猎乃皇家之乐事，受达官贵人追捧。自古以来，世人便对狩猎不吝赞美之辞：在《居鲁士的教育》中，色诺芬^⑦曾将狩猎列入居鲁士大帝^⑧的诸多技能之中，称其为一名野猎手。出身贵族之人，倘若年少时幸得狩猎训练，成年时便豪气冲天，颇具大丈夫气概——试问世间有何能比狩猎野猪、牡鹿、公鹿、狐狸或野兔更具男子气概呢？而对于保健壮体而言，狩猎亦具奇效。

再说猎犬——世间种种赞美之辞，始终万一不及。猎犬嗅觉出众，令人惊叹人：但凡嗅得一味，便切切追踪、不离不弃，即便途中多有其他气味干扰，有时又需涉水入土，也绝无放弃一说。而当群犬齐吠时，那声响仿若仙乐，令人心悦之、耳乐之。公鹿成群出现时，出色的猎犬会“挑出”其中最强壮者，单单对这一个穷追猛打，于鹿影幢幢之中也绝不迷失目标，克敌方休。我也豢养着一群猎犬，犬一吠，我便知它们心中所想，而犬与犬之间亦能互相交流，与人类无异。

关于狩猎,在下还想多美言几句,猎犬血统之高贵、寻常犬类品性之温驯,更是值得夸赞一番;还有那些成分、族群、体型和构造与人类最为相近的陆地生物,尤其是《摩西五经》^⑧允许犹太人食用的那些偶蹄、反刍动物^⑨,我都想细细道来——不过,我暂且先不提了,以免对渔兄不敬——还得请他得空讲讲垂钓的好处呢。渔兄将垂钓奉为艺术,不过,这“艺术”显然绝非什么难事。鹰兄,恐怕渔兄之言难免寡味,还望渔兄莫长篇大论、讲个没完。

驯鹰者:我也愿渔兄长话短说,不过这恐怕不容易。

渔夫:二位兄弟,切莫被偏见蒙蔽了心智。诚然,我的话语恰似垂钓本身,安静且祥和;除赞美上帝、向他祈祷之外,我们渔夫鲜少将主的名字挂在嘴边。有些人在作乐时莫名其妙地就念叨起主来,简直就像在演什么戏法。我可得说,我们渔夫断没有这种毛病;我们顶反对这个。不过,还请二位记住,我无意批评任何人;我既不想说些寡淡无味的话,也不会随意添油加醋一番。我也必不会为凸显自己的爱好就去贬损别人的。好了,闲话不多说,且听我细细道来。

水是我做买卖的场所。水是创世^⑩时最早的产物。神的灵起初是在水面上行动的,而上帝也曾令水生发万千生灵;倘若世间无水,那些陆地上的活物,即便鼻孔中气息尚存,也必即刻走向腐烂。摩西^⑪是伟大的立法者与哲学家;他精通有关埃及的一切,被尊为“上帝之友”。摩西能体察上帝所想,因而将水命名为创世的第一要素。水正是神的灵最初行动的媒介,也是上帝创世时主要的原料:许多哲学家以水来解释其他元素,他们中的多数也承认,水是一切生物构成的重中之重。

有人曾宣称世间万物皆由水构成,因而也能化归为水。为证明这一点,便做了个实验:

取一株柳树,或其他生长迅速的植物也可,这植物需是刚在一箱或一桶土壤

中扎根；待植物开始生长前，先将其与土壤一同称重，第一次抽根后，再称重一次，发现植物重了一百磅，而土壤却一丁点儿也没轻。据此，人们推断，植物增重源于雨露，而非任何其他元素；人们还断定植物新生的部分仍可化归为水，且对动物或蔬菜而言，亦是如此。在我看来，水之仁慈大义，尽显于此。

水生万物之能力居于土壤之上。不，若无雨露滋润，土地又何谈“生万物”之说？一切花草果实，唯有生于水畔方可茂盛；就连矿石，亦由地下溪流滋养：溪流携矿石奔流至高峰，又化作几股飞流直下——这一点，矿工于劳作中日日可见，亦可为证。

不仅如此，水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，不单令人啧啧称奇，更为世人大增裨益，既可延年益寿，又可预防疾病：最为博学的医生们称，正因人们摒弃了大斋节^②和其他吃鱼的节日，我们国家才会有这么多人不时患上疟疾，浑身恶臭，颤抖不停，而那些“博学、虔诚且睿智”的学府奠基者们却不曾察觉这一点，简直令人蒙羞；也正因如此，比起那些以蔬菜、沙拉和鱼肉为食的明智国家，我国难免国势萎靡，强健不足。文中亦有载，最为强大的国家都以鱼为民之食。须记得，《摩西五经》可是将鱼指定为有史以来最佳国度的主食呢！

世间不仅有名为鲸鱼的巨鱼，竟有三头大象之巨，作战凶猛，且世间最为壮观的宴席亦为鱼宴——罗马帝国极盛之时，鱼类曾“称霸”各大宴席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：不单是鲟鱼、七鳃鳗和鲱鱼上桌时专有乐声助兴，罗马人购鱼时出手之阔绰，亦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在马克拉比^③和瓦罗的书中都有所记载——倘若读过这两人的书，对于罗马人的鱼塘、鱼类价值之巨，想必也就不难相信了。

哎呀，二位兄弟，我竟有些忘乎所以了——每每发此哲语，我总不免如此。近日我有幸与沃顿博士^④相见：他学识渊博，既乐于与我交友，又爱垂钓；方才讲给二位的，我也差不多都曾讲与他听过。不过，这些东西终归有些深奥，还是莫